



主城最后的马拉公交车

□郑中天

1951年暑期结束,我从厚慈街小学转学到大坪附近的育才小学读三年级。那时候,重庆的客车很少,长途客车跑郊县,公交车只在中区(今渝中区)跑,到近郊只能坐马车。市中区的马车站有两处,一处牛角沱,跑李子坝、化龙桥、土湾和小龙坎;另一处在两路口,这个站有两条线路,一条跑石桥铺,另一条跑杨家坪,途中都要经过大坪。

两路口的马车站有几间平房,里面有马槽,周围堆满草料。运输社在两路口、大坪、石桥铺、杨家坪、牛角沱、化龙桥和小龙坎都没有车站,上百辆马车在这些线路上来回穿梭,为出行的人提供方便。那时的马车还挺讲究,都是充气的胶轮大车,车厢上有三排座位,一排座位能坐三个人。座位两边都留了口子,方便乘客上下。

马车安装了固定篷,既遮太阳又挡雨,车厢前面的单座是马车夫的位置。一般五驾马车配六匹马和六个车夫,马车到终点站后,车夫便卸下马脖子上的鞍套,把自己的马牵到马厩里吃草、饮水、休息。另一位车夫就会把他的马牵出来,在马的脖子上套好车轡,等客人上齐后,他坐在前面鞭子一挥,叫一声:“得儿哟……”马车就出发了。

我和母亲坐在车厢中排的位子上,随着马车轻微的颠簸上路。马车来到鹅岭脚下,那马的屁股一撇,扇出几坨黄得发亮的屎蛋来。这时,马路上迎面走来一位中年男子,头上戴顶草帽,背上背了一个背篓,手里提着小撮箕和小扫帚,母亲告诉我:“他是马车站的清洁工,每天在这段路上来回捡马屎,负责路面的清洁。马屎是很好的肥料,附近的菜农都喜欢用它施肥。”

马车到了大坪,我住进妈妈的宿舍,每天朝袁家岗方向步行一公里路,到育才小学去念书。在上学放学的路上,我经常碰到一个捡马屎的清洁工,他身着一件打满补丁的工作服,看到路上有马

屎,就用扫帚把马屎扫进撮箕里,然后把撮箕向后一翻,马屎就倒进了背篓。路上常有熟人问:“马粪头,什么时候给我家送马屎?”

“快了,快了,我心中有本账,过几天就会送到你家。”

我这才知道,原来捡马粪的人,还有个好听的“雅号”。有天下午放学回家,同桌周胖娃邀我到他家观看蟋蟀。他家是菜农,住在学校附近的一个院子里。我和周胖娃刚走进院坝,就看见那个马粪头,背了一背篓马屎,卸下来放在周胖娃家对面的屋檐下,一位老汉高兴地朝他喊:“马粪头,你今天真准时,快去洗个手,我晚饭都准备好了。”

马粪头也不客气,拿起窝窝头,一眨眼工夫就啃了两个:“今天是最后一次送马屎,明天两路口到杨家坪通客车,马车全都要停运,我今后再也不送马屎啦。”

老汉吩咐妻子:“你进屋把煮好的盐花生和那半瓶白酒拿来,今天我要陪马粪头喝两口。这些年他风里来雨里去,每月给我家送两背篓马屎,如今马车不跑了,没得马屎捡,今后见面的机会就少了。”

马粪头看了看捡马屎的工具,对未来的生活充满憧憬:“马车不跑了,运输社被公交公司接管,领导会给我安排新工作。这背篓、撮箕和扫帚都送给你。”

听说马粪头要改行,院子里另外几户当家人,都把自家的酒菜拿过来,五六个男人凑在一起喝酒,马粪头古铜色的脸笑成一朵花。几杯酒下肚,马粪头一会泪流满面,一会又开怀大笑。

第二天去上学,一辆崭新的公交车从我面前驶过,引擎发出的轰鸣声,替代了马儿跑步的哒哒声,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马粪头,我和母亲进城回外婆家都坐公交车。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登昆仑山放歌

□陈仁德

久仰昆仑万古名,
今日真来顶上行。
驱车飞跃三万仞,
一崖才过一崖迎。
险峰何尖峭,
恰似倚天剑出鞘。
绝壁动魂魄,
真如凌空鬼斧削。
连山千里到天边,
但见砾石走绵延。
草木不生鸟影绝,
更从何处觅人烟。
曾有神仙彩云里,
衣袂飘飘变朱紫。
王母青鸟瑶池宴,
八骏日行三万里。
神话何美妙,
仙妹尽窈窕。
圣殿何华丽,
仙乐听缥缈。
可惜万般归虚无,
荒原哪有仙人居。
一种苍凉塞胸臆,
莽莽昆仑寒气嘘。
狂风卷地车辙乱,
白日西沉云飞散。
忽有疾雨扑面来,
此时行程犹未半。
生平有愿登昆仑,
直上青霄叩天阍。
今日终上昆仑顶,
少年已成白头人。
白头登临亦快哉,
群峰峥嵘满荒垓。
对此慨然动吟兴,
迎风高歌寄壮怀。

(作者系重庆文史书画研究会原副会长)

童年的歌凉往事

□陶灵

1 搭凉床

童年的夏天,每天太阳偏西,我都会用凉津津的井水把屋前的坝子淋遍。热滚滚的地面,水一会儿就被吸干了,得再淋上一次,这个时候差不多太阳已落山了。等地面的水干了,酷热也退了,我搬来矮矮的长板凳,抱出竹连竿儿席,搭上夜晚歌凉睡觉的床铺。

一眼望去,同街的细娃儿也纷纷在自家门口搭好了凉床,有的人家还搬出小桌、小凳,在街檐口一边歌凉,一边吃起晚饭来。家里细娃儿多的,或者住着几户人家的大杂院,屋门前的坝子不够搭凉床,还没等太阳偏西就要去占位置。

搭好凉床,街口那边传来熟悉的吆喝:“卖蚊烟哟——卖蚊烟啦——”夜里蚊子多,蚊烟必买不可,很便宜,3分钱5支。我见过蚊烟制作过程:在锯木面儿里混合少量的“六六六粉”,用灌瓶打酒的那种漏斗,灌进事先糊好的纸筒筒儿里。纸筒筒儿只有大拇指粗,边灌边用铁丝捅,才灌得饱满,点着后不会中途熄灭。每晚我要两支蚊烟就足够了,点到天快亮时已经凉快,就要回屋睡觉。即使不回屋,起露水后,蚊子也不再咬我。

夜晚,躺在坝子的凉床上,看满天繁星,有时会有一颗流星拖着长长的尾巴划破天际。大人说,这是星星“屙屎”。我常想,如果有一天我睡着了,这“屎”会不会掉到我脸上?看着、想着,慢慢进入了梦乡。

深夜里,偶尔会有“啪嗒”的声音响起,不知是哪家的细娃儿“不老实”,睡了个“月亮落土”——滚到了地上。惊醒的会马上爬起来,回到凉床上继续睡,憨憨的就睡在了地上,第二天起来满脸是灰,逗得大家哈哈笑。

2 听龙门阵

夜晚歌凉,听大人摆龙门阵、讲故事,是我当细娃儿时再寻常不过的事。听故事的地方比较固定,一般都在街的中心地带,那里住家户儿多,屋门前的坝子比较宽敞,最关键的一点——主人家喜欢热闹、好客,早早准备了板凳、椅子、蚊烟和一大盆老鹰茶。

牛郎织女、桃园三结义、八仙过海,以及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等古今故事、传说都有,但最多的是“鬼故事”。我尽量不去喝老鹰茶,不然中途尿胀了,外面黑洞洞的不敢去厨。

听完故事和一群细娃儿回家,街上没有路灯,偶尔从住家户儿的门缝儿透出点亮光。经过漆黑的巷口,我一个劲儿往前冲,生怕落在了后面。每当这个心里发怵的时候,胆大的娃儿呼地一下跑到最前面,大喊一声“鬼来了”,吓得胆小

的扑爬连天地跑,时常跌破了手脚。尽管这么害怕,每晚我们还是忍不住去听。

我也听姑妈讲故事:八月十五的夜晚河里开莲花,看见的人一辈子不缺吃穿。有一年,一个道士赶路时碰巧看见了,一下子扑上去,立马成了仙。我也想看莲花,姑妈捂着胸口说:要把良心放到当中的人才行。我一生都记得这句话。

“天上的月亮不能用手指,夜里会下来割耳朵。”姑妈告诉我的这个传说,很多人小时候都听过,却把它当成了迷信。我长大后把它写成故事,充满童趣,后来被收进了小学语文阅读教材。

3 娃娃儿书

暑假午后,太阳正辣,背着大人下河洗澡是细娃儿最喜爱的凉快方式。为躲避大人的视线,同街的细娃儿一般不一起去,午饭后不约而同地分别来到河边。我在河边被姑妈捉住的那个夏天,早已学会了各种游泳的花样儿。

暴雨后的齐头水会在河边留下稀泥带,我们光着屁股在上面滚满稀泥,然后躺在卵石滩晒太阳,又凉爽又暖和。河边的稀泥带晒干后,表面龟裂成一块一块的泥干,我们搬起来,用竹篾片刻成各种动物。刻得最多的还是手枪,拿回家再用墨汁涂黑,觉得像把真枪,在缺少玩具的年代,握在手里感觉像英雄人物一样威风。

每天在河里泡到全身发冷,穿衣服时牙齿打战了才上岸。在水里泡久了,身上水干后,用指甲会刨出一道道白印子,大人都用这种办法检查细娃儿是否下河洗澡了。回家路上,细娃儿们从地上抹一些灰,擦到手臂和腿上,刨出的白印子就不那么明显了。

其实,在身上抹灰,根本躲不过大人的眼睛。我上岸后不忙着回家,约两个细娃儿一起去看娃娃儿书。书摊摆在楼门洞里,算是阴凉坝儿,却还是很热,看书时流一身汗,就刨不出白印子了。一本娃娃儿书一分钱,摊主规定最多只能三个人同看,出钱的拿着书坐在中间,没出钱的在两边凑着看,我们三个轮流出钱,轮流坐中间。后来其他的细娃儿都知道了“看书流汗”的办法,下河洗澡后都结伴来看娃娃儿书。

楼门洞的墙上拉着一排排细麻绳,挂满了娃娃儿书,想看哪本自己选,我记得的有《捉舌头》《奇袭白虎团》《儿童团长》《地道战》《地雷战》。有一种成套的娃娃儿书,没挂在麻绳上,摊主用木箱子装着:《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林海雪原》等,每套几本至10本不等,每本两分钱一借。

听一个细娃儿说,摊主还有一套几十本的娃娃儿书叫《三国演义》,非常好看,但只能去他家里借。我看过其中的《赤壁大战》和《火烧连营》后,没看懂,就没再借了。

楼门洞里的娃娃儿书摊,陪伴了我童年的每一个暑假。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武辉夏作品



技穷

□武辉夏

著名画家李华生在家画画,已是晚餐时分,儿子一直没有回家。华生不放心,上街沿路寻找。在一堆围观卖打药的人中,他看到了儿子,很生气,问儿子为什么在外面乱逛。儿子顶嘴,他气得打了儿子一巴掌,儿子鼻血顿出。众人一看大人打小孩,纷纷指责。华生说:“我教训儿子。”众人说:“这样打孩子,谁舍得。”便问:“他是不是你爸爸?”儿子一面哭一面说:“我认不到。”众人把华生扭送到派出所。最后,还是学校老师把父子认领回家。

一天,华生教训儿子,说了半天,儿子毫不妥协。他技穷了,便仰后一倒,躺在地上,口吐白沫,两眼翻白,似乎气得要断气了。儿子见惯不惊,看了看父亲,说:“你这是装死,我也装得来。”说完倒在华生身边,两眼闭上。一会,华生侧眼看看了看儿子,无趣地站起来说:“算了,算了,和解!”

(作者系重庆市政府文史馆馆员)